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十三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秋七月

壬子王瞻言已占據嘉木卓錯鑿丹巴一公東迎城通
綽克古城又立公宗堡倫布宗堡古塔爾宗堡共計九
處其嘉木卓城正當扼青唐咽喉及丹巴錯鑿一公三
城皆係部族繁庶地利要害之處並合修建城寨統治
羈縻新附部族外其間若更有地里相去遙遠緊要守
禦處亦合修建寨堡詔孫路具見如何應接溪巴溫及
將來如何措置詳悉聞奏務爲邊防經久之計不得輕
易鹵莽致誤機事先是溪巴溫殺阿蘇據錫勒噶爾城

與轄正相持以此部族離心多願歸漢詔孫路相度收
接來者不絕雖日日有奏而所奏并不及溪巴溫一字
曾布疑之遂欲降此指揮詰路所以應接措置溪巴溫
情狀章惇乃以簡謂布未須詰之且容其措置布未肯
已惇遂封孫路數書示布蓋路密與惇議云錫勒噶爾
城乃積石軍欲除溪巴溫爲閤門使知積石軍卻自邈
川直趨青唐欲建爲州而以他人領之布因爲惇言溪
巴溫以董戩之後人情所附故欲令還青唐逐轄正而
復爲王子今乃欲處之他所以青唐付之他人恐未安
今日部族之所以願歸漢者正以轄正篡國故不爲人
情所附吾乃欲逐溪巴溫而以他人處青唐則安知歸
漢者不翻然而改又安知溪巴溫不能抗朝廷之命而

自奮立誠令溪巴溫不振又安知董戡之族更無如溪巴溫者能崛起於下而爲自立之計乎如此不惟恐更生邊患兼朝廷何必貪荒遠之地又與董戡之族爲仇敵於邊計皆未見其安便也惇曰路只是如此商量亦未定未可詰之布曰俟其已定而詰之不已晚乎惇堅不肯以擬定文字將上布曰且將上稟旨遂具言孫路累奏河南邈川部族歸漢而不及溪巴溫一字不知路何以處之臣欲如此問孫路而章惇以爲未可路欲除溪巴溫官處之積石軍而建青唐爲州以他人領之臣恐未可兼此事只是路與惇私書往還議欲如此臣等皆不預聞路既不奏朝廷又不申密院在臣爲失職不得不論上曰是不曾奏溪巴溫一字遂顧執政曰何如

眾皆唯唯而已許將獨曰問路如何應接措置莫也不妨惇曰事未定未可詰問布曰事定而後詰問則已後時雖令改正亦已費力此事大乞裁處上曰此大事不可忽布曰臣今來所問只是問路如何應接措置亦別無撓路經畫處上曰不妨惇曰如此須添一將來字云見今如何應接將來如何措置布曰此兩字添不妨布再對因爲上言臣所陳孫路事理灼然而聖問所及執政無一人肯分別是非者此無他但惜人情爾古人以爲持祿養交正謂此也養交私情好以持保祿位如此則於國事奈何章惇蔡卞眾人所畏臣與之爭論未嘗有所假借若許將黃履不主張事臣亦未曾敢一言及之臣孤立自守所恃者惟睿明每加洞照議論稍伸爾

然惇等側目未易當也

布錄此段在庚戌日今著此溪巴溫殺阿蘇附三月未正月六

日二月七日又此月二十

五日二十八日當并考 廊延奏西人毀新修堡子

尋已修葺訖

布錄王子

癸丑校書郎吳伯舉為神宗正史編修官

閏九月十三日為小著

先是權禮部尙書蹇序辰言請將六曹諸司元豐八

年四月以來應更改法度言涉附會譏訕文書盡數檢

閱隨事編類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宣德郎

李積中言請選官應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變毀者取

會某事因何人申請而廢因何人勘當而罷各開當職

官姓名及謗訕之語若情不可恕即重加貶責詔六曹

諸司編類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如有盜匿

棄毀增減隱落及漏泄者罪賞並依編類章疏已得朝

旨序辰及積中先有是言三省不行踰半年矣序辰既
貶乃復檢舉降詔曾布謂三省意欲有所羅織故也此
布錄附見降詔日元符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罷此指揮
新本刪修去詔六曹諸司將元豐八年四月以後應廢
毀先帝法度申請並著所任官姓名編類成冊納三省
如有毀匿增減及漏泄者罪賞並依編類章疏已得朝
旨用權禮部尙書蹇序辰右正言鄒浩奏臣伏覩近降
宣德郎李積中之言也指揮令六曹諸司依臣僚上言各將元豐八年四月以
來應本司及所屬申請勘當更改法度言涉附會譏訕
文書盡檢閱隨事編類並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
省臣竊契勘自元豐八年四月以來曾任六曹諸司及
所屬職事人數極多除言涉附會譏訕文書已行編類
外其不爲時勢所屈而尊君奉法挺然如初見於申請
勘當之際者亦必有人欲乞依前降指揮行亦檢閱別

作一項編類成冊具姓名申納以聞所有盜匿棄毀增減隱落及漏泄等事亦乞依編類章疏已得朝旨施行

庶幾特立自重之人終爲聖明所察

浩奏附此從違當考

浩又

嘗奏臣伏見看詳訴理文字所節次看詳過文字進呈

已蒙朝廷施行了畢臣契勘元降看詳指揮繫分兩等

一謂語及先帝一謂語言過當除語及先帝之人外其

餘所訴雖情犯不齊大率皆以官司鍛鍊致罪抱負冤

抑得遇朝廷清明辨雪矜貸爲詞只是語言過當一等

而已而今所施行則有勒停者有降官者有降官及差

遣者有遠小處監當者有罷知州與宮觀者有送吏部

與合入差遣者有罰銅三十斤者有罰銅十斤者一時

公議竟莫知其所以異也又況訴理之語初亦難辨有

可以爲輕亦可以爲重有可以爲重亦可以爲輕若可以爲重則語言過當者直謂之語及先帝可也若可以爲輕則雖語及先帝者但謂之語言過當亦可也然而典刑之所加則不可同日而語矣夫因其近似難辨之迹而典刑輕重隨以上下是乃陛下威福之操柄書所謂惟辟作福惟辟作威者正在此也可不謹哉臣今據臣所知已行遣過事件等第節錄如後一勒停謝愔訴雪父景初罪犯狀內稱非今日朝廷清明何以雪幽冤於泉下等語言自鄧州職官勒停元符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一降官韓忠彥王存等奏雪謝景初罪犯劄子內稱朝廷專置官局辨理枉橫景初不幸身歿不能自直等語言其韓忠彥自太中大夫降授中大夫王存自右正議大夫

降授通議大夫

元符二年正月十七日

一周之道訴雪本身罪犯

狀內稱天下之冤無如臣比若不仰告公朝臣無路伸

理等語言白朝散大夫降授朝奉大夫

元符二年五月一日

一閭

令訴雪本身罪犯狀內稱有罪之人於格不應除雪者

苟情涉可矜類蒙寬減聖恩曠大千載一時況臣無辜

義當自直等語言自朝奉大夫降授朝請郎

元符元年五月二十

日一馬誠訴雪本身罪犯狀內稱朝廷專差制使置獄

劾問雖明知傳致鍛鍊不敢以冤濫愬陳恐重得罪等

語言自奉議郎降授通直郎

元符元年十一月十四日

一降官及降

差遣任公裕訴雪本身罪犯狀內稱刑部一槩以特旨

遂稱難議施行以此排天下之幽冤使不得伸理及稱

制勘院附會鍛鍊抑勒虛招致臣久負冤抑今覩聖時

伸理天下冤滯伏望察臣非辜等語言自朝請大夫權

發遣江淮等路發運副使降授朝散大夫充發運判官

元符元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遠小處監當宋喬年訴雪本身罪犯狀

內稱朝廷明卹冤抑喬年之濫罰亦冀獲伸庶獲情法

相應冤抑得雪等語言令吏部與遠小處監當差遣

未見

月一罷知州與宮觀葉濤訴雪本身罪犯狀內稱蔡確

舒亶何正臣李定以興造刑獄爲事故羅織及臣抱賊

汙之至冤廢處江海今者伏值皇帝陛下太皇太后陛

下廢黜姦惡登用正士矜恤民隱薄歛時使前日之吏

多以微過被罪今方命有司覆理而出之苟臣不以片

言自列則自滿堂取樂而已猶向隅眾皆望天而戴盆

不已等語言自知明州差主管江甯府崇禧觀

元符元年十二月

月一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周邠訴雪本身罪犯狀內

稱前日非辜冤抑幸得申訴於今日大公之朝儻蒙昭

雪則臣之元降一官庶有望於還復等語言罷知吉州

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元符二年正月二十四日一罰銅吳居厚訴雪

本身罪犯狀內稱今遇朝廷推廣恩惠凡有罪戾之人

盡蒙寬貸湔洗人情莫不悅豫等語言罰銅三十斤元符

元年十二月十七日一蔣之奇奏雪李萃罪犯狀內稱今來衝替

顯是太重等語言罰銅十斤元符二年五月五日伏望聖慈深賜

省察以爲來事之鑑不勝幸甚詳錄此可見當日卿

延奏繳省州牒已遣告哀謝罪人使十二人赴延州七

月十日過界布錄環慶奏具到新立烽臺堡鋪及人

馬巡綽所至之處畫圖進呈大約巡綽所至有及一百

一十里至八九十里烽臺有四十里至五六十里坐團堡鋪有二十里至三十里者如清平關巡綽至大寨泉在清遠軍之外十餘里戢章會接涇原及百一十里至版井川猶六十里又至通峽寨猶五十里上亦病其太遠然以畫疆未定姑聽之而已

布錄
癸丑

甲寅宣慶使雄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劉有方爲景福使以年勞也

洮西安撫司奏乞支給例物銀絹錢及

袍帶等招納西蕃部族首領詔戶部造金帶渾銀交椅

及錦袍銀帶金帛等送熙河經略司應副支給銀絹等

不足聽以諸司封樁及軍資錢物借支訖奏

布錄
甲寅

孫

路奏會州計置功料已備不須減步數從之仍賜將士

特支

布錄
甲寅六月二十二日
詔減步數九月一日畢工

乙卯鄜延路奏欲併廢順甯白草等寨詔從之將來更有似此可廢併去處速具聞奏

丙辰薦饗景靈宮是日大暑內侍執扇從行升皇武殿上顧見卻之

丁巳薦饗景靈宮幸集禧觀中太一宮爲民祈祥先是有旨行幸差殿內親從五十人翼左右而行上自東階降赴西廊宰臣親王執政官皆爲內侍所約出外上宣令於圍子內行

己未軍頭司引見殿前馬軍司揀試到散祇候等殿侍長行共八十人試藝上親閱人材呼出散祇候王貴陳達問所射弓更可加斗力否皆願射兩石力弓令再射各應法並換左班殿直更減三年磨勘面賜袍帶貴自

陳曾隨軍入西界眼下中箭得輕傷酬獎乞改作重傷
上謂權承旨李憲等曰眼下中箭何得爲輕傷邪憲等
奏以未經官司勘驗詔送樞密院改正 右正言鄒浩
奏伏覩近降指揮令鄭佑等相度燕家河若開濬後不
能行奪北流虛費人工物料逐官並重行朝典自非聖
明照見本末豈及於此不勝幸甚然今來所用水官盡
是主張東流緣此轉官擢任之人雖已重行朝典豫嚴
戒敕竊慮各官勢須力護前失規爲身謀不免虛費人
工物料等事待其事敗然後黜謫則人工物料之費其
害已不貲矣伏望聖慈特降指揮令條具內外官曾任
水事而不專主東流之議者選用其人使與見今水官
相參措置施行庶幾利害得實不至重有勞民蠹國之

弊浩奏附遣
曾孝廣前

詔水部員外郎曾孝廣詣河北路相度

措置河事孝廣嘗為南外都水丞遷都水監丞不主東

流之議及是河決內黃故使孝廣按行因得申其素志

此據曾孝廣傳九月十日
九日乞罷外都水丞

前知潁昌府吳安持請罷河

北都轉運使新命從之安持六月二十六日
除河北都漕

鄜延奏西

使過界乞發遣赴闕從之令以二十三日行下

布錄
己未

環慶進築萌門三岔河東進築嵐石麟府八寨堡並賜

將士特支

庚申刑部言承受制書官文書及為人掌寄制書官文

書在赦前亡失不曾經官司自陳而赦後事發者不以

赦原從之新
無

辛酉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鄭雍卒